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伍子胥列傳第六

倒序世系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

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

伍奢為大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

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

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

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

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某坤曰伍胥傳凡二十言而申如足練又曰伍胥曾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重

莊王奢其孫也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抄字詞異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增茅坤曰伍奢此諫與無忌相反庶乎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乎何過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駟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備邊兵項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

邵寶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戍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凌約言曰傳于胥不怨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仇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

生不能則歿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自為入剛戾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鄒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奔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歿何益父之歿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歿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為反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

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

也自公復父仇也此叙事之微也

茅坤曰太子建之齊罍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罍與之俱不能無罪按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之按此一節描畫極工

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亾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

交字訓

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錄故裴氏注引之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羸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交字訓

注左
傳下
疑脫
所字
不然
謂字
當作
作字

楚世
家言
宛之
宗家
之
子
非
之
謂
子

某坤曰子胥入吳且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爲公子光畫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其詳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爲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
○袁黃曰子胥父兄以無罪爲戮於楚員奔吳說王僚

伐楚不果從知公子光有異志乃以專諸進光光客之員退耕於野待專諸之事蓋以吳市光也專諸弑僚光代立爲王德員舉郢之遂伐楚入郢平王之屍謂員已之志則酬矣其如吳王僚何夫佐其君弑其君以報爾君之殺而父何不怨之甚也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員之毀人亦大矣使僚有子如員員之屍將能免乎是尋刃之道也惡得賢茅坤曰聯其誓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城諸者其也 但一齊殺僚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之子伯嚭伯嚭之子曰嚭吳世家云殺卻宛之子曰伯嚭伯嚭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

子燭庸及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蓋餘也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駟案六古國阜陶之後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子又兼稱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案豫章在江西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文之則告 卷之末

注賚
字訛

注處
官間
疑脫

以與
已同
太也

極宜
讀為
極

注其
在二
字疑
衍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丁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狄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歎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讎論道理乎譬如下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悉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

按字詞類
史記卷六十五
伍子胥傳

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駟案子常公孫亮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

王王奔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城即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上與

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爲

交負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

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寶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

雖起讒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讐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无忌也按楚既爲之殺

又使入謝先王之過而勸之歸則子

胥亦可已矣而至

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申包胥戰國策

以爲楚冒勃蘇此

校字訓點

史記卷六十五

伍子胥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於山中

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丁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僂狄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歎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讎論道理乎譬如下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悉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

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注今關之關諸本皆同獨鶴牧板作關今考關上疑字有脫

茅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摠案

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郟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蘓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攜李乃文誤也也解在軍郟闔廬病創將歿創音楚謂太子夫差

上蓋謂會稽山非地名注宜入於請和之下能讀為耐

按越絕書云語為入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語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為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不知來者也增屠隆曰連下吳王不聽句為眼且

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歿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義音椒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塋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歿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

校字則然 伍子胥列傳

艾陵之戰在魯哀公十一年遂滅云不曉一本可威似從

陳沂曰與謀國事以子胥之謀益疏子書之謀此三謀字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吳力得報父仇故盡忠謀如此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嚭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

無益一作無為

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諷而禍其身徐禎卿曰言諷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王鏊曰賊臣乘間以讒賢者

通鞅快

李東陽曰數句連用我字若字文

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交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交州鄒縣。魯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與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亾矣。汝與吳俱亾，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

卷之六

五

法奇崛與張儀激楚相語同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

其始交闔廬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

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于是為去之可也出則以怒累

于入而又入以即死固非吾之所知

也然則真者果勇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愈悲如是則其在當時

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

此讒之所由興也

增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抗陳士重

義輕其軀壯哉白日心皎皎豈不逾

解劍豈徒爾投金表區區入郢已覆

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十載下以為壯士摸

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十載下以為壯士摸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託之奸而以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託以不忠于君高

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

子以此歿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歿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也左傳而

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

解門也今名葑門音普姑反鱈音覆音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濤濫羅城開此門有鱈鱈隨濤入故

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

自剄歿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楛浮之江中徐廣曰魯

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吳王夫差十年也

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

日又向江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

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

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

廟見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大湖邊去江不

在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

古葬胥三主廟按其廟不于子胥事太史誤矣張

注又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

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

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其明年因北大會諸

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

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

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主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注蓋發已比二字之音也

注上字疑當作葉

据注鄆當作鄆

祖斬丁公以狗不忠

以爲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鄆徐廣曰潁川鄆陵是正義曰鄆音偃括褒信白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亭相近號爲白公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又有白亭又許州白亭在豫州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

凌約言曰白公爲父報仇石乞爲主盡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茅坤曰古之死士風音若此

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負楚惠王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熟當 作孰 家白 公自 立為 王或 云一 無自 公以 下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按子胥以忍成
功白公不忍故
趙恒曰周禮殺
久而義者今勿仇
故曰父不受誅子
復仇可也伍胥父
尸為魯於楚而非
其罪故曰怨毒言
殺人而非義也故
以胥若從奢死為
不義而以能隱忍
以為復仇之志為
烈丈夫也白公勝
所處乃全列既殺
子西乃听石乞之
計而自立為王是
篡也則其功謀亦
不足道矣白公自
立見楚世家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
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蟻
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索隱曰窘道乞食志豈嘗湏臾忘郢邪故隱
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
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矣

索隱述贊曰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
北鞭尸雪耻
决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
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韋至此不
足而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
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公逋窟之中以
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其折不測之楚仇報
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有怨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
於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
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
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無道之君則不敢以
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
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仇是也處變之
定理蓋不易此而蕪子乃譏逆天傷義不
亦過乎昔王哀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
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
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
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
山隱谷之中以示其爵祿之不足豈不深
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
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魯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
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
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
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
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
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

校字訓 五子胥列傳

何評成王當韓成其名也諡

王宜不加疑之不行

通下宜補六藝二字讀

論語作辟此作同此作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國倫曰何子
會奏為釐正紀典
事疏云按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七十
七人家語亦七十
七人史記有公伯
察秦冉鄒單家語
不載而別有琴牢
陳亢懸豐當此三
人之數然今世傳
家語止得七十五人
史記所有鄭國申
黨顏何家語不載
而載薛邦申續又
史記之所無者杜
祐通典載開元贈
典自史記七十七
人外又有濂瑗林
放陳亢申張琴牢
琴張六人宋祥符
大觀中加封從祀
除去琴牢餘並因
之懸豐今家語作
懸豐字子象而祀
典不及焉家語薛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

游子夏師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

柴也愚何晏曰愚由也嗔鄭玄曰

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賈而樂

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

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也○正義音其誤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也○正義音其誤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與田遵校正

我其歸死是以前死自任而報讎付之胥
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
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吾欲報楚
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報楚報楚
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讎楚者
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
包胥未嘗以不報言而子胥是申包胥亦
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我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讎報
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
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問彼豈其
勢之不可取則伐楚而西鼓其師威震乎
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師威震乎
為問鄭之舉而何子胥於君父之讐可
而報之矣而何子胥於君父之讐可
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其成主
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誅其有
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於胥能是則可
以塞宰嚭之口却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
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可
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
骸無掩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交三川

邦字從申續字子

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

本文作鞮注音通

鞮蓋音通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立世

吳評欲乞疑

二欲吳疑

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

注地理志下脫字

注地理志下脫字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注衛上蓋案二

注衛上蓋案二

樂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回也如愚

補增懸置爵號列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其大者容有偽焉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縛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蟻孰知算食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

我與爾有是夫。唯我與爾同也。樂聲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曰。陳羣。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汗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交字訓

交字訓

三

注下 室下 脫之 邑二 字千 乘下 脫卿 字 疑之對曰 疑行

死而相與謀葬之 後之人因墓以朝 邪予又嘗疑孔子 諸從游者孔子亟 稱之不置至伯生 則亡一言一行傳 於齊魯論家語禪 官野史之間持孔 子哀其疾之詞耳 以予觀之再子當 言不出口恂恂儒 者也彼其所整游 谷處夷然托行隱 君子之列百世之 下固有聞風而俎 豆者矣

王維楨曰子華怪 之句則不及論 語矣

通質

按論衡云世稱 子路無恒之庸 人未久聖門時 戴雞佩豚勇猛 無禮聞誦讀之 聲搖雞奮豚揚 屑吻之音駘聖 賢之耳惡至甚 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關 道庸進猛氣消 損驕節屈折卒 能政事列在四 科斯益變性使 惡為善之明效 也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

矣之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驥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驥赤色也角者

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

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復問

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

窮救之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子華怪之

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入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子路下之野

亦云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

雄雞佩犛豚冠以雄雞佩以犛豚一物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

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質之因門人請

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

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

請益曰無倦者行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

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流曰既稱君子

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顧

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

堯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交字訓點

史記卷之...

四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子路惟衛難結纒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就義由是而得之意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勇何哉

服說 舉本 文已 不成 注疑 有誤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子路惟衛難結纒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就義由是而得之意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勇何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故恐復有聞不得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言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之宰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寬以正可以比眾音鼻言正眾必不能害故曰執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賸乃與孔悝作亂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蕢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厠蕢賸與之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故恐復有聞不得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言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之宰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寬以正可以比眾音鼻言正眾必不能害故曰執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賸乃與孔悝作亂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蕢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厠蕢賸與之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

交字訓

史記卷六十七

五

也造至

子路死在哀公十五年此注可

卒予事畢竟訛傳揚強評屬

縶而死據論語隱義靈一曰狐貍以詐墜子路於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且子路以衣袂掩自遂殺之又師覺授孝子傳子路之子中子崔欲報父讎殺孤厲苦於夫子夫子曰行矣厲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貍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柯維騏曰按闕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闕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弒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不然幾厚誣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子我之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賁賁賁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賁賁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賁賁懼乃下石乞壺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孔子待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言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公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宰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

火夕取槐檀之火一年之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抱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朽墁也二者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在齊齊都臨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二十一歲子貢利口

交字川

史記卷下

中記第子

六

子路請出

子路請出 失史公句 檢

地恐 當作 池下 文亦 然

事坤曰子貢拔魯 一事必當時傾謀 之臣為之非其故 也而本末多奇計 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 所載子貢事乃與 夫儀秦軫代無以 異也嗟呼孔子曰 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己以墳墓之國 而欲全之則齊吳 之人豈無是心哉 奈何使之亂也子

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也包曰瑚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而亦何常師與不賢各有識夫子無所不從學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

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交字川 史記卷七 中三節 列傳

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辨詎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曾何孟春曰按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焉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齊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且子貢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何至若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

之徒何以爲子貢

增李東陽曰兩用名實字宛是戰國氣質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師師若破國則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

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史記卷之四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意下疑脫而字

子胥死在魯哀公十年注非

激射以爲王肅相似字激

注本上疑脫字

按家語越絕書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說燕惠王噲語與此同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神尼弟子列傳獨惜其以說客且子貢屢欲拮拾諸書稍雅馴者

以補傳而去其說吳越者尚未能也今爲詮次一二于左其傳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穎悟孔子常器之其博聞淵識具魯論語中當適吳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及知太宰嚭曰子知何事以對曰臣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入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掌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歿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歿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激音堯反其志王肅曰激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比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太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抵國爲虛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賴大王之賜使得奉

商君傳徐廣注有虞之動與之益同物

所酌也對曰天
獨不酌焉不識
誰之罪也適楚
東郭子惠問曰
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子貢曰夫
隱括之旁多狂
木良鑿之門多
疾人砥礪之旁
多頑鈍夫子脩
道以俟天下來
者不止是以雜
也詩云莞彼柳
斯鳴咽嘒嘒有
淮者淵崔葦泝
滌言大者之旁
無所不容其敏
慧大率類是喜
揚入之美不能
匿入之過常相
魯衛卒終于齊
弟坤曰予覽太史
公次子貢說吳伐
齊救魯止越之言
滾滾如萬丈洪濤

不啻傀儡之在掌
中矣

楊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

校字詩異

史記卷之七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也。劉氏云一本無。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此字屈盧。亦名。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舜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請急卒也。言計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二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立。懸隔數年。蓋此。破吳三年。東向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

交之川

史記卷之七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十

轉通也

注南城間疑脫武字武邑之邑蓋衍

注易使下脫也字

注何晏曰當作孔安國曰

注孔言間脫字

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言則子貢一蘇秦耳黃震曰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辨說之辭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偽為此書是當闕疑

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子子子之事業不傳惟大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野臂子子子子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光緒曰家語云卜商嘗逐衛見讀史志者云晉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左傳

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子貢好廢舉與時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逐時也夫物賤則

也○索隱曰家語時轉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

物賈而轉貨謂轉賢物賤而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案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

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

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輿地志

山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

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子游曰昔者偃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孔子曰二三子從行者曰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孔子以

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

章其下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曰禮後乎何晏曰

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孔言績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愈與曰過猶

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

注之儒當

注河為疑脫

又西之泉

又光之崖

車軌論語

夫達也

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
已亥耳讀史志
者曰問諸晉史
果曰已亥於是
衛以子夏為聖
魏文侯師事之
而謗國政焉

子之儒將以明道小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河

州河至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

河郡至汾州也子夏所教處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

崖泉山在汾州去地五十五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

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下商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

見在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

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

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

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其子也哭之失明

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也哭之失明

顯孫師陳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也祿曰于求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

言過則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也所見危者

闕而不行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

則少悔得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

行包氏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書諸

紳孔安國曰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輓子張書諸

紳孔安國曰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輓子張書諸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

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有謙退之

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在國及家必達謙尊而

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

交字川

中已始于川專

三

李觀曰或曰仲尼

區別四科曾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使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注東北下疑脫

又為津之疑字

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在國及家必聞融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

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尺樓題三尺尺輶載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成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劫擄斬蛟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

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江。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入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

○宛委餘篇云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李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斬蛟事見前註。○王世貞曰宓子賤治單父而靡有若謂之曰昔者舜

宓不齊字子賤。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節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處字從處音呼宓從宓音綿下俱。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為必未世傳寫誤也。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

交字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評
絃下
疑脫
二字

鼓五絃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然則
子賤之鳴琴固有
若教之也

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
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交事
者十一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
與此不同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

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

道穀恥也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
伐其功怨忌也欲貧欲也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
以為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

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
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
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
繼學也所以拘罪人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
作南宮緇按其人是子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孔安國
曰羿有

窮之君篡篡后位其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臯
界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

羿音諧盪盪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
子弗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

曾焦竑曰揚用修
云世傳公冶長通
鳥語未見所出然
宋之問詩不知黃
雀語能免治長災
樂天禽虫詩序予
非治長不能通其
意則似實有之按
治長辨鳥雀語云
啾啾噴噴白蓮水
邊有車覆粟車脚
淪泥犢牛折角收
之不盡相呼共啄
驗之果然此具論
語疏豈用修未見
之耶左傳介葛盧
辨牛鳴史記秦仲

交字訓

史記卷之三
中記禹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

注反
下脫
復字
言下
脫也

注故
下疑
脫夫

知百鳥之音與之
語皆應論衡廣漢
陽翁偉能听百鳥
音世間自有此等
奇未可臆斷其無
也姑附之以省觀

光緝曰太史公
云季次原憲讀
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
不厭死而已四
百余年而弟子
志之不倦此可
以知其賢矣
按歲古點字孔
門有三歲曾歲
奚容歲公西歲
也
光緝曰家語曾
哲疾時俗禮教
不行欲修之孔
子善之而記載

注疵
云間
疑脫
家語
二字

光緝曰按此則
易之傳有自來
矣或謂秦焚書
時以易為卜筮
家獨存者恐未
然也

季武子之喪也
曾點倚其門而
歌若是乎敗禮
甚矣何修之有
孔子善之未聞
孔子善點之修
禮也

禹稷比孔子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

子謙故不答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

若人而費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以其兄之子妻

公哲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孔子曰天

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子

曾歲點字哲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哉

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饒駟案包氏曰暮春

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於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

顏無繇音遙○正義字路路者顏回父

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

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

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

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駢音寒管子弘正義曰駢

古云駢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子弘傳江

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

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

交字訓點

史記卷五

中已弟子列傳

十五

注漢下似脫書字

郁字疑衍注里下恐有脫字

注其以下脫口字

注疑當作申繚字周

周疑當作僚蓋因上誤寫也

光緝曰按檀弓云成人有其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人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綉凡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即此可見子羔之美質矣抑亦在變化氣質之後乎

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周武王封淳于國

云田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瑯琊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

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字叔元按商瞿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邸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以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

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薦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

書不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

未能信者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

想之人孔子不責而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

吾方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辨子路之

陳其尸曰肆刑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

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

行仁

交字川特史記卷五十七中已弟子列傳

注不
認之
當
作難

卷五言

論語卷之五

十一

難言仁亦不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

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

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稼。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智曰知久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

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和融曰人知禮與和而每事從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以此信近於禮

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吝禮非禮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敬孔子既沒弟子

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

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再商瞿年長

楊慎曰月宿畢不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始有若者名不隸于四科學無借於十哲連尼父既沒左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

交字訓

史記卷之七

中尼弟子列傳

十一

注畏故者此不取之蓋慮二妙處正在不說破

行疑恐

二短命一短命一疑命一誤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孔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

四十一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

齊國瞿年四十一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未

以知子與瞿母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

六五丙子水為應世生象來又生五丙象

象是丙子應有五子二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

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故也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也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

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

金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冉子與之粟五秉融

曰十六解曰乘下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

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

國曰相助曰匡非曰黨禮同姓不婚施以告孔子孔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

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也

以退屬司敗與論語異

文

梁鱣鱣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

魯人

魯人

注疑
當作
字子

孟子
不載
龍注
蓋援
孟荀
列傳
而有
誤文
也

堅白
之公
孫龍
則不
得在
弟列
之矣

注遼
僚誤

王肅
家語
云云
既見
于前

按此一段結上
起下

冉孺字子魯。曾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

衛人孟子曰趙人莊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

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一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

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述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

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縣亶當此

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

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歛。鄭玄曰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漆雕徒父。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鄭玄曰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

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二十五人中

今在二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

光緒曰左傳定
公八年公侵齊
門于陽州士皆
坐列曰顏高之
子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註云顏
高魯有力人疑
即此人與
按徒父字子有

交字川

史記卷七

孔子世家

五

箴字疑

注句下疑

注孔族之

按字音

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
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縣直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

鄭苦堯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鄆單鉅鹿

句井疆正義曰衛人鄭玄曰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正義曰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

榮旂字子棋

縣成字子棋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

原元籍家語曰名元字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

廉絜字庸鄭玄曰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八歲與孔子五十四索隱曰家語魯人

光縉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慈按不慈當作丕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偃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

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

光縉曰按索隱曰家語云云孟武伯見孔子而

族之疑

按字音

年

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杜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歲疑 歲字 訛

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字稱邾巽字子歛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孔忠家語曰忠字子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述贊 將師 之疑 帥當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羈空臣素王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欤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不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也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也○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宰我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者因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于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裁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

交字 川 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中三子之川專

王

子路未嘗出公

召獲蓋滅獲也

今世以下暗伊

而學下疑脫者字

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於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九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灑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執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

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子既沒曾子傳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然子思以授孟子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欤○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西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也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欤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欤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

校字川

史記卷七

仲尼第七

三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類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化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未嘗然也哉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賤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奧田遵校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按大史公直諫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脈何等貴乎

費袞曰温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商故號商君。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為中庶子。索隱曰官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公叔座知其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後徙大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入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

通鑑
有
如
倒
二
字

注甲 之疑 常作 參而 脫一 字作 之本 之

言其安庸可知矣。溫公不實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則為國之實殺則夫國之盡鳥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鄰蓋 鄰訛 字典 鄰與 鄰不 同者 訓地 名從 下者 滕本 字

見伯之效速耳。邵實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王道者不屑于帝王道者不屑于伯而况于富強乎。古之遺人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其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楊慎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能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

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三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之事比。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君大說之耳。索隱曰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

交字訓點 史記卷八 商君列傳

而教下疑者
與當為以字讀

法備載廷臣論難
與趙武靈王變胡
服事同一書法
按韓長孺議伐
匈奴亦同此書
法

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
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此言愚者聞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
故事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其龍曰索
也曰孝公之臣其姓名龍也其氏不然聖人不易民
出春秋時其昭公子帶之後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
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

增焦竑曰太史公
讀鞅開塞書謂與
其行事相類卒受
惡名有以也索隱
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
惠則政化塞司馬
貞蓋求見鞅書臆
為之說耳開塞乃
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
刑九而賞一刑用
於將過則大邪不
生賞施于告奸則
細過不失大邪不
生細過不失則國
治矣由此觀之鞅
之術無他特恃告
訐而已故其治不

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
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
輒拘制不使之杜摯曰利不白不變法功不十不
行斯亦信然矣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夏殷
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為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
糾舉則十家連坐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匿姦者與
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匿姦者與
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民有二

新書列傳

焚書 韓子 此傳 不載

注則 雖以 有疑 或無 功當 功有

羅評 祖蓋 祖字 訛

擣秦 紀鞅 以孝 公元 年入 秦三 年說 變法 十年 為大 則此 十年 當作 七年 正與 秦紀 合

先奸者與降敵同 罰告奸者與殺敵 同賞此秦俗所以 日壞而鞅亦不能 自脫也又云使商 無得糶農無得糶 農無糶則厥情之 農勉商無糶則多 歲不與樂夫積而 不糶不耕者誠困 矣力田者亦何利 哉鞅大都以誘耕 督戰為本不自知 其弊耳 茅坤曰傳云軍容 不入國此軍容也 秦人安得不怨

羅洪先曰商鞅以 刻薄祖詐之資欲 售其富強吞併之 術恐民驚駭而不

之信非議而不之 從於是行不測之 賞誘之于先用不 測之刑驅之于後 移其耳目奪其心 志然後驅之戰關 則先敵驅之弑父 與君則不敢違厥 後扶蘇聞訊賜死 不敢自白趙高指 鹿為馬廷無間言 皆徒木之所致也 變法 增宛秦餘篇曰吳 十年起為西河守欲 為大 徙秦亭乃倚一車 良造 駭於北門之外而 則此 令之曰有能徙此 十年 南門之外賜之上 當作 田上宅人莫之徙 七年 也及有徙之者還 正與 賜之如令乃令攻 秦紀 其商鞅徙木之賞 蓋本此人知鞅之 賞徙而不知起之 賞徙也

商君列傳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卒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 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 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 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 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 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 曰謂鞅新變之法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其 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 音七踰反趨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 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 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 其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 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 秦自雍徙

商君列傳

秦紀作四十一縣通本傳

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朱子從開義

注封記之疑紀字

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王維楨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爲始也

商君列傳

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縣爲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騰也而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嶷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

光縉曰誘般滅蔡春秋誅楚子之譎而大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商鞅以是給魏將而綱目大書曰秦衛鞅代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誘之一字其詞嚴矣秦楚雖譎能逃聖人一字之誅哉

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應前即不從蒲州安邑徙沐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

校字訓點

史記卷八十八

五

王維楨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
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
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
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
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
八年蓋連其末。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賢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索隱曰孟蘭皋人
蘭皋得與趙。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
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
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索隱曰說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墨墨 說死 作嘔 嘿蓋 墨墨 字通 容噫 噫信哉

陳寔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
強之。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
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
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
冀闕。管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
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曰以殷。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聞秦繆公之賢。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聞秦繆公之賢。

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索隱曰謂立晉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荆國之禍年表穆公二十八
 年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五殺大夫矣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童子不歌謠
 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音體此五殺大夫之德
 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王非所以
 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

田女成曰歷誦五
 殺大夫之德俱本
 虞舜有言自早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反五殺大夫

教者躬行率先也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左建外易謂之法陪道也

曾詹惟修曰一種
 鼠見人則交其前
 足而拱謂之禮鼠
 亦或謂之拱鼠

唐順之曰出盛車
 從明與五殺大夫
 行于國中相反

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
 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
 君之命也言人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
 畏鞅甚於秦君今謂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
 之教令今謂秦君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索隱
 建謂以左道建中立威權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
 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
 繩秦之賢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
 乘持矛而操闕所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秦屈盧之
 隱曰闕亦作鉞同所反反鄉誕音吐膺反秦音遼
 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

唐順之曰出盛車
 從明與五殺大夫
 行于國中相反

逸書
蓋亡
於秦
火

注十
三疑
十五
之誤

徐中行曰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顯岩穴之士其意微矣假令鞅能存良以自代歸商於而灌園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按字訓

○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載格也旁有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侍德者昌恃力者亡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金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

地理
志下
當有
云字

注天
資其
人恐
倒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著纔工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徐廣曰鄭或作彭故也而徐廣云鄭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商邑兵而商君東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有斷盡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

卷之八

商君列傳

据新 隱新 序上 脫駟 案二 字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叔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且所因由廢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信之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以晉文得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以伐秦秦則亡矣統將合諸侯之君驅秦天下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兼之昔周召施善政及其後世思德原其故秦得兼之害其身乎管仲奪樹下後世思德原其故秦得兼之內刻刀鋸之刑外澠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水盡赤於道者被刑一曰臨涓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所逃莫之隱哭所歸莫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丘山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庶幾也論商君之佐裴氏引之索隱曰新序是也說苑云秦法刑是紀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

